

曾经东涌难为水

□王剑冰

这就是生存,也是生活。

海水退远了,留下来一个叫吉祥围的地方。

我曾经看过一幅照片,那是20世纪60年代,人们还在围海造田,热火朝天的景象给人以鼓舞的动力,一条条船上是从水中挖出的泥土,满载着运到围堤上,打捞的厚厚的水草,夹在其中。说明围海造田的运动,数百年间一直没有停止。

在吉祥围生活的人还能说不远的景象,到处流动的沟渠直通着大海,出行多是船,而且水经常地漫灌,不时会冲毁道路和田地。随着镇子的扩大、水网的改道,其中一条水流成了主要的交通路线。这里不叫河或水,而是叫涌,涌很形象,也很好听。

眼前出现了具体的图景,一条位于东面的水流涌动着。水里有鱼,鱼欢快地游动,水上有鲜草,草上走着快船。一条涌带来田里绿色的和黄色的收成,带来吉祥围的热闹与繁盛。涌的名字渐渐被人记下,而且越涌越远,像江河东归大海一样,声浪震天地涌动,那么,这条涌的名字叫东涌。

一个人进入了我的视线,可惜进入得晚了一些,她已经是有些年岁的妇女。在一棵大榕树下,她的幸福的神情被阳光照射着。退回去多少年,她是广州来的下乡知青,一个十七岁的女孩。

惠喜大方地告诉我,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就是响应号召来了,身上带着一股子天真与羞涩。来的时候,惠喜就遇到了围海造田的劳动。那时叫鱼窝头公社,全公社大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她也加

入其中,学着乡亲的样子扎起辫子,把裤腿挽得高高,光着两只脚扑通地跳进水中,出大力流大汗。

那是怎样的快乐呀,能和农人们同甘苦共患难。身旁一个小伙儿干得起劲,惠喜学着他的样子也弯腰加劲地干,干得腰都直不起来。伸手摸一把脸,泥水也抹在脸上。

小伙儿是当地的,给了惠喜不少帮助,吃饭的时候,惠喜会得到小伙儿的一块好吃的饼子,那是妈妈给做的。后来,小伙儿就把惠喜领到家里介绍给妈妈。惠喜的妈妈死了,她觉得有了一个新妈妈。在后来知青返城的时候,惠喜没有走,她已经成了小伙儿的新娘。

现在的惠喜正带着她的孙子在大榕树下玩耍,完全看不出当年那个腼腆秀雅的女孩子形象。但我依然看出了她的快乐和满足。

人是需要享受快乐和满足的,东涌不再是当年的东涌,现在这里已是一个幸福的天堂,而且如惠喜说的,这里空气新鲜,生活随意,连广州人都想着找时间到这里来度假。曾经后悔过,人家都走了,就我们几个留下了,心里是不大舒服,但是福在后边,现在我非常知足,你看看东涌的变化,回城的姐妹又来找我,有一住几天的,惠喜说着的时候,又有一种自豪在其中。

东涌的今天是一个个东涌人的付出得来的,应该有一个记忆,让这些人走进。



塘里,遇见或转身后继续前行

□吕信

路边的野花,有时候是寂寞的。疯长的野草不在乎是否有人关注,它希望在人类打盹的间隙里覆盖所有的土地。野草的生命力似乎带有侵略抢占地盘的使命,因此偶有兄弟姐妹们开出一两朵小花,在快速推进的战场上,仍是没有价值可言的。

花朵使用的语言,就是让风捎带清香。即使中午燥热的风,野花也会用宽容的热心把清香烘焙成奶香,给午后的闷热带来一丝甜味。我在四十岁之前接触的野花,都是只有一种味道,泥土的气息占用了花香宽广的骄傲。

或许是在城市钢筋混凝土伪装的香味里待久了,犯有鼻炎的潜意识里对花香有了新的命名,一些名贵的植物香精漂洋过海填充我们的生活。我们逐渐放弃甚至遗忘了少年时田塍路上的野花的颜色,那些在历史尘埃中的金黄,偶尔也会在我的乡村梦境里出现。现在这样的梦也越来越少了。

癸卯年三月的一个午后,因为塘里,我搭乘黄长征的宝马穿过拥挤嘈杂的永康城区再次前往。塘里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已记不清往返多少次了。

细细长长的环村公路,将孙权故里的千年古韵轻轻拥抱,村里的长方形水塘和不高不低的松林矮坡让这些依山而建的民宅有了靠山和希望,有山有水是一个家族徙居的首选。

我喜爱用塘里这个名字对这一方水土的命名,这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名子,也是孙氏先人的聪颖和睿智。

塘里人口不多,新建的房子也是依塘而扩,有序排列。这就给老村老房重焕新颜提供了基础。锦水兄策划的诗巷给塘里古民宅的重生插上了翅膀。机缘巧合,我曾有一次冒雨在小巷里穿行,金属般的雨滴落在伞上,丁香姑娘的意境从天而降,周身的幸福让人眼花缭乱。不等雨停,拙作《塘里赏雨》就一挥而就了。这是我第二次给这个村庄留下诗篇。

塘里的民宅是安静的,依我而言,这是幸事。这些曾经满载烟火气息的往昔,再次从尘埃中剥离出来并被我们俯身鸟瞰,这对塘里也是一种幸福,对于我们这一群游子是一种安慰。

我和长征从外围进入塘里,车子就停在路边的停车位上。没有下车时,我就注意到村边的田地已经开始春耕,留下土地翻新的痕迹,几个农民在不慌不忙地整理菜地。打开车门,一股午后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温热有青草味也有植物发酵的酸奶味。我下车走了几步,马上就被路边的叫不出名字的黄色小花吸引,它们簇拥着,似乎没有香味,却开得很热烈。

我们跃过马路拾级而上,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想把乡土文化研究会的

触角通过塘里延伸到乡村的心脏,为乡村的复兴摸索出一条中国之路。这似乎是一种使命,但又显得没有底气。塘里村的村干部已让人把书院的门打开了。虽然已满头大汗,但我们没有停歇,上上下下都参观了一遍。黄长征又把装修的设想一一向我表述。

永康乡土文化研究会在市文广旅体局的关心支持下,从酝酿到成立已经有五个年头,在永康开展了系列文化活动,有些惊喜。值得欣慰的是,该研究会创办的文化季刊《龙山文苑》已连续出版了12期,在省、市文化界有一定的影响力。研究会也获得诸多奖项。这些成绩是研究会全体会员努力的成果,也是研究会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下了楼,这个旧楼的原主人,却也让我心生敬仰。他曾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曾经努力地经营文化产业。这跟研究会的入驻似乎也是一种缘分的延伸。这也像路边的野花,不管寂寞与否,它都会开放,因为它是花,因为总有阳光在照耀。

塘里,石柱镇的一个小村,值得你前往。我们可以在喧嚣的红尘里转身,也可以坐下来,静一静,与自己的过去遇见和告别。过去的总会有些不舍,有些彷徨,其实那都是一种放下,现在你也可以起身,继续装满能量然后前行。塘里,你值得来一趟!

风在线里看到自己的走向

(组诗)
剑雨

秋梨膏

甘草 黄芩 半夏 柴胡
有各自的孤独
当它们以一剂药方
被强行放在一起煎熬时
它们的孤独被相互窥见
又相互消解
而秋梨被单独熬制成膏方时
孤独被无限放大
又悄无声迹

橘普

新鲜的橘皮和茶叶
在时间的酵母里相爱相杀
它们两败俱伤
把彼此消耗成陈皮和熟普
在绵爽甘甜的茶汤里
治愈我喉疾的
是时间上的锈迹

铁线莲

从栏栅里伸出的铁线莲
莲花只是一种摆设
线条之美淡化了莲花之美
风决定线的走向
风又在线里看到自己的走向

嘀嗒

我在露台弹唱《嘀嗒》
是证明自己在用一把琴
真实地虚度时光
琴弦上的时间不紧不慢
不存在相见恨晚
鸟鸣声嘈杂
刚好有几声落在节拍上

立夏

夏天的生日
要有一碗满满的米饭
一盘满满的果蔬
一盘满满的鱼虾
要有两碗满满的汤
代替两碗满满的酒
让两杯满满的茶
没机会说出以茶代酒
要淋一身的雨
用一支红烛
代替所有的电
让山有山的样子
水有水的样子
让虫子安安心心
不要坐立不安

清晨

在雨打芭蕉的树下弹琴
琴音 雨声 鸟鸣
放下身段 相互成全
我拱手让出的三两声琴音
雨点以线的形式相报
金丝雀用低音长号的音色回报
这是谷雨的最后一个清晨
谈论报答还为时过早

晚风

初夏的晚风
像天空饱满浓烈的爱
鸢尾花在风中
用轻柔的语调
说着比风更轻的往事